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十三回 許指揮斷獄媚奸 馮翰林獻珠拜相

詞曰： 攻假城孤，看威冷，雷轟電掣。更無端，豺虎排忠陷烈。
肅肅袞衣何日補，瑯瑯遷檻無人折。重張密網及幽潛，遭縲繼。
清淚灑，萋張血；白刃斷，常山舌。羨身騎箕尾，精靈難滅。
板蕩始知勁勁草，妒炎自識瑤瑤鐵。只教厲鬼殺權奸，冤方雪。

卻說錦衣官校拿了楊副憲、魏給諫等將到，魏忠賢的差人已先進來報信。忠賢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笑這班黃酸子，一個個張牙舞爪的道：『咱是顧命老臣，咱是台省要職。』今日也算計咱老魏，明日也彈論咱老魏，把咱老魏當為奇貨，要博升轉，誰知今日也落在咱老魏手裡。」就問那緝事的：「官校們在路上可曾放鬆這干人？」緝事的道：「祖爺緊要的人，他們怎敢放鬆？」又問道：「咱上可有甚麼事？」緝事的道：「楊漣在許州，有個蘇明中送飯，魏大中在蘇州，有個周吏部來會。」忠賢都記在心。便叫請田爺、崔爺、許指揮來。

少刻，三人到了。忠賢道：「楊漣等一干人拿到了。」田爾耕道：「還未曾銷駕貼哩。」忠賢道：「路已知將到了。只是這千人既費了事拿來，若放他們掙了性命回去，終是禍根。」崔呈秀道：「縱虎容易擒虎難，如今勢不兩立，怎肯輕易饒他？」許顯純道：「不難。待他到鎮撫司來，我代爺一頓打死他。爾耕道：「若如此，到便宜他們了，須把各種的狠刑具，件件與他受過。等千磨萬折之後，再與死期，庶幾後來纔有怕懼。」許顯純道：「在我，我自會處他。」三人辭去。

一二日間，各路官校俱到。此時內閣等衙門俱各具本申救，忠賢俱畝中不發。等銷了駕貼，忠賢不批法司，竟批交錦衣衛嚴審。先過了堂，田爾耕已預備下大樣的刑具，新開的板子、夾棍擺了一丹墀。那田爾耕坐在堂上，排過衙，擺列著虎狼般的一班校尉。但見：

陰沉橫殺氣，慘淡暗無光。驚飛鳥雀，避殺氣而高翔；敬徑高松，蔽天光而失色。陳列著枷鎖棍棒，沾著處粉骨碎身；問過的斬絞徒流，擬著時破家亡命。紅繡鞋，步步直趨死路；琵琶刑，聲聲總寫哀音。仙人獻果，不死的定是神仙；美女插花，要重生須尋玉帝。豬慾欲死，鷹翅難騰。堂上一齊吆喝，雄抖抖閻羅天子出森羅；階前兩翼擺開，猛獍爭鐵面夜叉離地府。

那田爾耕大模大樣，做出無限的威風，高聲叫道：「把犯人帶過來。」堂下一聲吆喝，那些校尉將眾官帶了過來。一個個：愁容慘態，垢面蓬頭。趑趄行步，踢不斷響瑯瑯腳下銅鐐；屈曲身材，劈不開重沉沉手中鐵鈕。任你沖霄浩氣，今朝也入短簷來；縱教鐵鑄雄軀，此日卻投火肉內。

一個個唱過名，田爾耕道：「你們這起奸賊，朝廷將大俸大祿養著你們，卻不為朝遷出力，終日只是貪財亂政，樹黨害人，平日專會嘴喳喳的談人不是，再不管管自己。」喝聲：「拿下去打。」兩邊答應一聲，走上許多惡狠狠的校尉來，如狼似虎的把六個犯官揪翻在地，用盡氣力各打四口大板。打畢，又叫撈起來，撈了，又叫敲，各人敲了二百敲，放了撈子，又叫夾起來。也各敲了一百棍。你想這些官兒都是嬌怯書生，平日輕裘細葛，美酒佳餚，身子嬌美慣了的，那裡受得住這樣刑法？也有叫冤枉的，也有喊神宗的，一個個打得皮肉綻綻，夾撈得手足幾折。田爾耕坐在上面，拍著驚堂連聲喝聲「用力打。」用完了刑時，那些官員血肉淋漓，或馱或抬，俱送往北鎮撫司下監，又聽許顯純拷問去了。

那些牢頭禁子，一則要詐線，二則怕魏忠賢訪問，不許一人進監，他們在監相對，只得彼此安慰。不到三四日，許顯純便來勘問。正是：纔驅白虎喪門去，又有黃幡豹尾來。

那許顯純領了勘問的旨，又領了魏忠賢言語。那日堂上下人都擠滿了，顯純忙叫拿閒人，長班悄悄的稟道：「這都是魏爺差來的人，拿不得。」許顯純吃了一驚。正是要鬆也鬆不得了，只得叫帶楊漣上來，喝道：「楊漣。汪文言招出你創議移官，陷皇上於不孝，又得了楊鎬、熊遷弼二人多贓，你怎麼說？」楊公道：「乾清宮非臣妾所當居，當日原春明旨道：『李選侍每行鑽阻，不容聖人臨御，是君側不當畝此，以為肘腋之禍。』人臣志安社稷，念切皇躬，自宜遠之，這事犯官故不辭創首。至於楊鎬、熊遷弼失守封疆，國法自有輕重；有喜停刑傳自宮中，豈關外官得賄。」許顯純聽了，覺得辭嚴義正，無可駁駁，只有沒奈何法，假狠喝道：「胡說，當日聖旨，多是王安假傳，你就依著他行，這就是結交內侍，就該死了，至於楊鎬、熊遷弼問罪，你現是法司，且又與熊廷弼同鄉，豈有不為他鑽謀打點的？」楊公道：「交通須有實據，四萬金非一人可致，又無證見，枉害無軸！」許顯純道：「這是汪文言招出來的，你如何賴得去？」楊公道：「就叫汪文言來對質。」許顯純道：「汪文言雖死，親口招詞現在。」楊公道：「既無活口，招辭何足為憑！身可殺而名不可污！」許顯純道：「還要強辯，掌嘴！」飛奔上幾個校尉來，提起銅巴掌來，一連四個掌嘴，打得楊副憲臉似蒲桃一般，紅腫了半邊。

又叫帶左光鬥上來，問道：「你有何說？」左僉都道：「移官實參末議，分贓委實誣扳。」許顯純道：「都夾起來。」把楊、左二人夾在丹墀下。又叫上魏大中、袁化中、周朝瑞、顧大章問道：「你們已是汪文言供定了，要辨也辨不去，快招了，也少受些刑。」魏給事道：「一出家門，已置死生於度外，任你苦我，這賊難認。」袁御史道：「問事必須兩造對質，怎麼把汪文言一面虛詞陷害人？」周給事道：「酷刑威逼，自然亂招，這是無軻易陷，此心難昧。」顧郎中道：「奸權之意已定，縱辨也無益，認他拷問罷了。」許顯純道：「正是辨也難辨了，都夾起來！」這裡纔問得一句，便有人報與忠賢；纔答一句，即有人飛稟，不獨許顯純不敢放鬆，即用刑的亦不敢做情。問畢，各人寄監。遲了兩三日，具了一個問過的本，先送與魏忠賢看過，然後具題道：

勘得楊漣、左光鬥，位居顯要，欲速功名，邀譽矯情，亂謀壞法。律之重者，失守封疆，乃籍四萬多金代為脫卸；法之嚴者，交結內侍，敢倡附和之說，妄議移官。考選所以遴纔，楊漣每視為奇貨。薦揚所以奏最，光鬥何以做官邪！袁化中、魏大中竊居言路，側倚冰山。瓜分卸罪之賄，不恥貪婪；寧作倡亂之謀，罔知國是。周朝瑞、顧大章利欲熏心，弁髦國法。喪師軻國，誰開使過之門？」罪當情真，敢辟回生之路！汪文言交深肺腑，語出根心，前案已明，後審更切。

本朝舊例，打問本上，即送法司擬罪。許顯純也巴不得推出去。誰知忠賢料法司不受節制，竟不發法司擬罪，仍傳旨道：「楊漣等既已復軻，著不時嚴比，五日一回奏，追贓完日，再送部擬罪。」這明是把個必死之局與他，所坐贓動經數萬，家鄉又遠，何能得清？」在京挪借，那些鄉親做官的都怕魏監波及，誰敢惹火燒身？那放京債的，怎肯借與這失時的犯官？到了五日，忠賢便著人來看比。許顯純如何敢違？沒奈何，只得提出來夾打一番。比過幾限，內中只有顧郎中家私富厚，每限還完些。許顯純暗中也得了他千餘金，上下錢都用到了，追比時還不大吃苦。這五人都是五日受一遭夾打。比不到月餘，周、魏二給事、袁御史等三人受不住刑，都相繼而死。可憐那裡有奄子親人送終，只有這幾個同在監的官兒相與痛哭他一場。正是：

冤血千年碧，丹心一寸灰。

死無兒女送，誰哭到泉台？

此時楊副都、左僉都、顧郎中雖然未死，卻也僅餘殘喘。不料比到後來，人越狼藉，刑法越酷，兩腿皮肉俱盡，只剩骨頭受刑。那許顯純真是鐵石為心，只顧將別人的性命去奉承魏忠賢，那一限肯略寬些須？可憐這限疼痛未止，那限夾打又至，體無完膚。各自相顧，有時掩面流涕，感傷一回；有時咬牙怒目，憤激一番；有時委之命數，歎息一回。可憐並無一人服事，又無茶水，常時暈死復甦，疼痛時萬千攢心，暈眩時一靈無倚。不日楊、左二公也相繼而歿。死之夕，白虹貫鬥，天地為之愁慘。正是：

隻手擎天建大功，親承顧命羨奇逢。

一朝血染園扉土，誰把沉冤控九重。

許顯純報過忠賢，然後具個罪臣身故的本。忠賢停了三日，纔批下本來道：「楊漣、左光鬥既死，屍首著發出去，其名下贓銀，著各該撫按嚴提家屬追比解京。」及發出屍首時，正值秋初酷熱，蠅蚋叢滿，時日延挨，都成一塊血肉，屍蟲滿地，面目皮膚俱莫能辨。惟有楊公尚存一手，家人識得，各各相向痛哭一回，那裡還有三牲羹飯、美酒、名香祭奠？只得將村醪澆，各自痛哭一場，行人為之墮淚。這時豈無親友同鄉同年在京的，只因懼怕魏監，誰敢來管閒事？不過是幾個家人在此，就將他們身上血污的衣服亂裝入棺內，權厝在平則門外，俟後人便纔搬回。這便是兩個忠臣的結果。

只有顧郎中，賊已追完，纔送到法司擬罪，畢竟不敢翻供，也問成死罪。挨到九月，也究竟死於獄中。魏忠賢又行文著撫按追贓。惟楊公做賊獨多，撫按雖憐其冤，卻又不敢違旨，只得行文著應山縣追比。楊公子將一應家產變賣，也不得十分之一。產業俱盡，只弄得個三品命婦、壽高八口的太夫人沒處安身，親戚家都不敢收畝，只得寄居在城上窩鋪中。又有嚴旨屢催監比，楊夫人婆媳並三個公子俱禁在獄中，其家人漂泊流離。時人有詩憐之曰：

自古忠臣禍最奇，可憐延蔓及孀妻。
傷心共對圓扉月，叫斷慈烏總不知。

話說魏忠賢處死了楊、左諸人，心中甚快，只有一件事在心撇不下來：那五人到也無礙，只有楊漣是個顧命大臣，皇上認得他的，恐一時間及，外面各官沒人敢說，到愁內裡的人在上前直言，遂終日歛心打聽。適值一日，皇上退朝閒坐，忽問小內侍道：「以前請朕出宮的那個楊鬍子，怎沒不見他上本？連日朝遷中也不見他，這是何也？」那小內侍們明知之而不敢言。卻好有個妃子奏事，就渾過去了。忠賢在旁聽見這話，正是賊人膽虛，嚇矮了一寸。急走到直房裡，喚李永貞來商議。永貞道：「這話有因，莫不有人洩漏？皇上左右雖有爺的人，只好打聽事，內裡卻無人遮蓋，須要得客太太進來纔好。」忠賢道：「咱請過他幾次，他只推病不出，沒他在內，咱卻也老大不便。」永貞道：「還是爺親去請他，自然不好再推。」

忠賢只得即刻出朝，且不回私宅，竟到候家來。門上報過，纔請忠賢入內。相見坐下，忠賢道：「數月未見，丰姿倍常豐滿。連日奉請進宮，怎不見去？皇爺問過幾次，若再問時，就難回了。」印月道：「面色雖好，只是心裡常時不快，故未進去。皇爺心上的人多，那裡還念得到我？」忠賢道：「你是自在慣了，像咱終日裡操心，一刻也不得閒，還不知該怎麼樣的不好哩。」秋鴻在旁道：「像你終裡克只想害人，怪不得時刻操心。別人也像你，狗血把良心都護住了哩。」忠賢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被他幾句話說著他的真病，登時間把臉漲紅了，又不好認真，只得罵道：「臭尖嘴騷根子，再說胡話，咱就送你到前門上去！」秋鴻道：「我就到前門上去，你也還到厚載門干你的那舊營生去。」二人鬥了一回嘴。

忠賢到坐了這半日，茶也沒杯吃。印月笑著叫丫環拿茶來。茶罷擺酒。忠賢道：「皇上幾次著人請你進宮，你何以不進去？咱今日竭誠來請你，明日是個好日辰，進去走走罷，莫負皇爺的情意。」印月道：「我不去。在家好不自在，我到進去討氣受麼？」飲酒之間，被忠賢說方說圓的哄騙，印月也快被他說動了，漸有應允之意。秋鴻道：「太太，你莫聽他這涎臉調謊的老花子胡話。楊、左諸人與他有仇，他千方百計的弄來打殺了。娘受了人的氣，他原說代娘報仇的，他一丟幾個月，睬也不睬，他的話可聽的？」忠賢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把人都屈殺了！你娘的事刻刻在心，只因他是個主母，急切不好下手，比不得別人，若是偏宮也還好處。況內裡的事咱不□分詳細，須要你娘進去，方好尋他的破綻。」秋鴻道：「你這張嘴，除得下來，安得上去，專會說鬼話！我問你：楊、左諸人與你有仇，謀殺他罷了，他得了人的銀子與你何干，要你假公濟私？人已死了，還不饒他，處處追比，使他家產盡絕，奔離子散，追來入己，是何天理？別人的東西你還要了來，難道娘的一顆珠子就不要了？對你說過千回萬遍，總是不理，也要發到鎮撫司，五日一比纔好，即此就可見你的心了。」把個魏忠賢說得啞口無言，只是淡笑，說道：「要珠子何難！明日差人到廣東去揀幾斗好的來送你。」秋鴻道：「一顆尚難尋，還想要幾斗哩！專會說大話。認你照乘珠、辟塵珠都不要，只要娘的原物，若有原物纔進去，若沒得，莫來纏擾。」忠賢道：「可有這話？」秋鴻道：「有這話。」忠賢道：「你做得主麼？」秋鴻道：「與你拍個手掌，今日有了，今日進去；明日有了，明日進去。」二人真個打了賭賽。忠賢隨即辭了，起身而去。真個是：

搜山煮海尋將去，捉虎擒龍覓得來。

忠賢回到私宅，李永貞等便來問信。忠賢將前話說了，劉惹愚道：「這珠子在當店中，雖是年遠，畢竟還在本處，不然也只在京城富貴之家。可差人往涿州去拐，各當店年久的一一柑問，再懸重賞，不日自有。」忠賢果然隨即差人去拐訪。去了月餘，俱無蹤跡。也是天緣湊巧，其時正是枚卜在邇，幾翰林名望者皆冀大拜。有個翰林馮銓，乃涿州人，萬曆癸丑進士，論資格年俸也還尚早。他因父親馮盛明做過薊遼兵備道，奴酋陷遼陽，他便棄官而歸。後來熊廷弼論他擅離汛地，問了軍罪。他因家私頗厚，顧不得多費幾萬金謀升入閣，可以從中救父。他與崔呈秀同鄉同年，要日間去托他，恐有人知覺，遂至晚間便服到呈秀寓所。先送他若干禮物。呈秀道：「年兄見委，敢不盡心？只是裡面說越次，甚是推阻。小弟再三開論，始有可圖之機，但所費甚多耳。」馮銓道：「小弟也非過望，但有不得已之私情，兌所心諒，凡事聽兄裁酌，就多費些也說不得了。」

二人對酌。只見一個小青衣來，向呈秀耳邊說道：「裡面退出來了，不是的。」把個小紙盒子遞與呈秀，呈秀打開來看，卻是幾粒大子。馮銓道：「這珠子也就好了，何以還退出來？」呈秀笑道：「這珠子有個原由。」二人飲至更深，馮銓辭回寓所，只見一個家人來呈上家書。馮銓拆開看過，家人道：「本州島當店，惟爺家的最久，今魏爺來要珠子，終日差人來吵鬧。」馮銓想道：「正欲圖大事，又有這件事來纏擾。」甚是煩悶。對家人道：「你們莫慌，且等我明日問過崔爺，自知緣故。」

次日，呈秀來回拜，坐下，馮銓問道：「魏公要珍珠，何以到差人到涿州當店中尋？寒家雖有兩典，卻無好的，若要好的，還是這京中纔有。」呈秀道：「非也！中有個緣故。」把椅子扯近，向馮銓耳邊道：「魏公當日微時，曾有顆珠子當在涿州，有二□餘年了，如今必要尋那原物，故到寶典雲尋。」馮銓想了一回，忽猛省道：「是了，昔年曾記得有個人拿一顆珠子來當，管典的見他衣衫襤褸，疑他來歷不明，不肯當。正是那裡想，適值弟到典中牙祭，他便泣訴於弟。弟叫他賣與我，他再三不肯，只得叫贖上當銀□兩與他，或者是那珠子也未可知？那珠子不叫甚麼好，還不及昨日年兄拿的哩。」呈秀道：「若是原物，兄之大事成矣！」馮銓忙入內去了一會，出來遞與呈秀看道：「不知可是此物？」呈秀看了道：「此珠雖小，卻圓潔得好，弟帶去就送與他看，若是的，包你停妥，會推時內事在弟，外事在兄，善為謀之。」

呈秀帶了珠子別過，即到魏府來。卻好忠賢正與李永貞計較枚卜之事，見了呈秀，道：「昨日那珠子雖好，卻不是原物。」呈秀道：「今日又找了一顆來，未知是否？」呈與忠賢看，忠賢細細的看了，大喜道：「這纔是的！你從何處得來？妙極！妙極！」呈秀道：「是翰林馮銓，昨日會見說起。他今日送來的。」忠賢道：「卻難為他，日後再重酬他。」呈秀即把他求大拜的話說知，忠賢道：「也罷，就點他罷，只叫他把外面弄停當了，不要被人談論纔好。」呈秀領命辭出，即叫馮銓送禮拜做門生。一二日後，會推的本上去，□人中點了三人，馮銓果然竟越次大拜了。這纔是：

昔聞三旨中書，今見一珠宰相。

畢間不知枚卜後來事體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